

天眼

作者：景旭枫

□

天眼

景旭枫

简介

一部在网上传诵已久的奇作。著名刑侦专家去世前给孙辈留下一个自己一生终未破解的谜题。孙辈光是弄清到底是何题面就已费尽周折，国内外寻求开锁高手。金锁打开，是一个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——盗墓贼发现皇太极尸骨上有一只“天眼”，而且据说它会发出致命的诅咒。作品纯以故事取胜，笔法极具金庸真传，场面壮观。

《天眼》

第一章 指书遗言

萧伟的祖父姓曾，名弓北，与萧伟并不同姓。至于其中原因，老人从未向萧伟提起过，而萧伟也从未敢问过。

曾老去世时是九十七岁高龄。由于自幼习武，老人的身体一直非常结实。如果不是患了突发性脑溢血，所有人都不会怀疑他可以活过百岁。老人在临终前最后一次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对萧伟讲了一句话，也是他这一生最后一句话。当时陪在他身边的，有萧伟、高阳、马老太太，除此以外，萧伟的前妻赵颖也在场。所以，祖父的遗言萧伟应该没有听错。不过，没有一个人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老人最后留下的，是“壳子”这两个字。

当时曾老已在病床上整整昏迷了三天，萧伟赶到医院的时候，他刚刚醒来。老人环视了身旁众人，最后将目光停在萧伟的脸上。萧伟紧紧地抓住祖父的手，只见老人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讲话。一旁众人神情戚然、屏住呼吸，大伙儿都很清楚，老人要说的，恐怕是他的最后遗言了。

老人剧烈地喘息着，良久，出了两个模糊不清的声音：“壳……子……”萧伟一愣，低身问道：“爷爷，您说……什么壳子？”曾老试图重复，但没有成功。萧伟抬眼看身旁众人，大伙儿均面露疑惑，显然也没有明白老人要讲什么。

病房内死一般的沉寂，只能听到老人剧烈的喘息声响，众人在一旁焦急等待。老人再次张开嘴，努力良久，但没再能出任何声音。经过这一阵努力，曾老已很疲倦。他慢慢靠在枕上，闭了闭眼睛。片刻，萧伟注意到老人的左手离开了他，似乎在被上无意识地划着。

高阳忽然低声唤道：“曾老在写字！”萧伟心念一动，低头去看祖父的手，果然，老人确是在用左手写着什么。萧伟猛然想起，祖父患的是突发性脑溢血，引起右半身瘫痪，这时全身只有左手可以行动。

因为是左手，划出的笔画极为模糊，只见老人一遍一遍写着。看了一会儿，逐渐能够辨认出两个字，第一个字上下结构，最上面是一撇一捺，下面看不清楚；第二个是一个笔画很少的字。

正当萧伟竭力辨认的时候，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老人。众人慌忙叫来医生。紧急处理后，老人已经异常疲倦、昏昏睡去。整整一夜，众人焦急地守在病床旁，希望曾老能再次醒来把他要讲的话讲完。但谁都没想到，曾老这一睡，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处理丧事这段时间，萧伟一直被祖父留下的这句奇怪的遗言困扰着。其间他也分别与高阳、马老太太询问过。和萧伟一样，两人听到的也是“壳子”这两个字。而老人用手指书写的文字，他们甚至还没萧伟看得清楚。萧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，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，以祖父的脾气性格，能留到临去之前才讲出的，应该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！

萧伟的祖父算是一个颇为传奇而神秘的老人。萧伟只知道老人生于一九零六年，十八岁便进入奉天警备厅供职，其后分别留学日本东京警事学院及英国苏格兰场学习刑侦，精通两门外语，是当年名满东北的“神探”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老人不甘做亡国奴，移居北京后与高阳曾祖父合开了一家锁厂。解放后，老人就一直在公安部供职，是公安部最为资深的“刑侦专家”及“开锁专家”。老人在刑侦与开锁这两方面的功力在全国是屈一指的。不过即便这些萧伟知道的信息，也基本是从祖父的生前好友及同事那里断续听来的，想来比老人的档案中的记载多不了多少。而有关祖父这一生的生活细节，在萧伟脑海里几乎是一片空白。祖父的一生，对萧伟来讲，一直像一个巨大的谜题。

丧事之后，赵颖给萧伟来了个电话，这是她离婚一月来第一次主动联系萧伟。赵颖的声音在电话中显得平静而冷淡。她通知萧伟，曾老生前在公安部留有遗嘱，死后将所有私人物品捐献。赵颖让萧伟收拾一下自己的物品，三天以后，公安部会派人过来整理曾老的遗物。

萧伟愣住了，怎么祖父还留了这么一手？人一走，家里东西就全归国家了？想了想，这确也符合老人的性格。他问赵颖能不能宽限几天，三天时间肯定不够用。赵颖告诉他这是上级的死命令，没商量。萧伟

心里暗暗骂了句娘，正要挂电话，猛然想起一件事儿：祖父临终前赵颖不也在场么，遗言的事情可以找她问问。

将自己的想法说了，赵颖沉默了片刻，道：“曾老说的不是‘壳子’！”萧伟奇道：“不是‘壳子’？那是什么？”赵颖肯定地答道：“是‘盒子’！”萧伟猛然间一呆，不错！怎么自己一直没往这儿想？

曾老最后留下的，确是“盒子”这两个字！老人病后，由于血栓阻塞神经而丧失了部分语言能力，音不清是肯定的。这一点萧伟也很清楚，因为“壳子”这两个字是不可解的。汉语中与“壳子”音相近的词，随便找一个有造词功能的输入法就会知道，只有“合子”“合资”“核子”“赫兹”与“盒子”这五个词，前四个词可以说不上搭界，只有最后一个词“盒子”，是最有可能的。

除此以外，最大的证据就是老人临终前用手指书写那两个字。这两个字萧伟虽没完全看清，但至少看出第一个字是上下结构，最上面是个“人”字头；而第二个是个笔画很少的字。如此看来，祖父临终的最后遗言，确是“盒子”两字无疑！

谜底揭开，萧伟兴奋非常，但只一瞬，更强的好奇又被勾了起来，马上想到：既是“盒子”，那祖父在这个临终才提到的“盒子”里究竟放了什么？又想：老人做了一辈子传奇职业，可以说见多识广了，能让老人家到死还念念不忘的会是什么呢？想到这里，萧伟心头好奇更盛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个“盒子”应该是祖父留给自己的。老人既然把所有东西都捐了，独独给自己留了这只“盒子”，里面一定有什么重要东西要交给他，说不准还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

想到这里，萧伟喜得抓耳挠腮，马上让赵颖帮助回忆一下，她给祖父做了这么多年研究生和助手，有没有见过或听过祖父有这样一只“盒子”。赵颖思索了片刻，很肯定地回答说没有，从没听曾老提起过。萧伟有些失望，谈起与祖父的关系，赵颖这个做学生的肯定比自己这个亲孙子强。他让赵颖再好好想想，这件事情她绝对得帮忙，怎么说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找到了那个“盒子”，少不了她的好处。

赵颖在电话中沉默了片刻，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再说，自己也不需要什么‘好处’。萧伟一怔之下，“呵呵”干笑了两声，挂了电话。

放下电话，萧伟低头思索了片刻。三天的时间可够紧的，整栋老宅上上下下三层，祖父的物品更是堆积如山。这三天时间不仅要整理，还得赶紧把家里值钱东西抢救出来。否则公安部的人一到，所有的东西就全不是自己的了。除此以外，还有祖父临终提到的那只“盒子”。万一这三天自己没有找到，被公安部的人现了，会不会又被充公？

思前想后，这事情要找个信得过的人帮忙才好！想到这里，萧伟给高阳挂了个电话。高阳和萧伟一起长大，从马老太太的祖父起，两家就是世交。这次为了祖父的丧事高阳足足请了一个星期事假，应该还有几天时间。

半小时后，高阳赶到了曾家老宅。此后整整三天，两人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一直在整理老宅的物品，最重要的，就是寻找萧伟祖父临终提到的那只“盒子”。三天的时间，两人将老宅从里到外翻了数遍，忙的不亦乐乎。清理的工作异常繁琐，曾老家道殷实，又做了一辈子传奇职业，遗物中确有不少珍奇物品。两人把值钱和不值钱的东西分成两堆儿，除此以外，便是老宅找到大大小小三十五只盒子。

萧伟将盒内物品倒出来分别检视，基本都是针头线脑之类的平常物件。再把所有盒子一一拆开，这三十五只盒子同样普通，没有机关，没有夹层，更没有一只像是能让老人临终前还念念不忘的！扔下这堆破烂儿，高阳又陪着萧伟在老宅上上下下搜索了几通，再没现什么惹眼的东西。整栋老宅，似乎并没有曾老临终提到的那只“盒子”。

回到一层客厅，萧伟开始觉得这事儿有点邪门儿。难道祖父临终前犯糊涂了，说的根本就是胡话，老宅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只“盒子”么？两人分析了一阵儿，感觉又不太可能。曾老一生严谨，按萧伟的话说，自己家的老爷子可是一个“一辈子绝没干过一件不靠谱儿，临到头抓瞎事情”的人，否则，老人也绝对干不了他那份儿工作。

想到这里，萧伟越肯定：祖父临终提到的那只“盒子”肯定是有的，只不过一定放在了什么隐秘的地方。沉吟了片刻，他从储藏室找来两把锤子。萧伟琢磨着，这栋老宅子看来百十年了，说不准会有夹壁墙之类的机关。当下两人一人一把铁锤，叮叮当当敲了一个多小时，爬上了二层，这是老人生前住的地方。书房没见异常，卧室所有墙壁和地板也都是实打实的。

凌晨一点，两人打开了卧室的壁橱，里面东西早就翻出来了，壁橱内部空空如也。一层一层敲着，锤子落到壁橱最底层后壁时，萧伟猛然间一震：这已不再是铁器击打在水泥墙面上的声音，换而是一种木制品的“托托”声响！

迅扔掉手中锤子，他趴下身仔细观察：里面是一个掩饰极好的木箱，就藏在壁橱底层深处，木箱尺寸与壁橱底层大小相仿。箱子正面，贴着一层墙纸，使木箱与四围墙壁看起来无异。萧伟神情激动，难怪这两天一点儿都没注意！看来这事情有门儿了，祖父能藏在这么隐秘的地方，里面的东西肯定非同小可。手舞足蹈兴奋了一阵，和高阳一起将木箱拖出。

这是一个看来十分普通的木箱，黑色，老一辈人家里大都用过。唯一不同的，尺寸要比常见的为大，长宽在一米左右，高度约为七十公分。木箱顶盖与箱体间用精美的纯铜合页连接，由于年代久远，色泽已变得十分暗淡。箱盖上面，有一把紫铜暗锁。

萧伟伸手拍了拍，木箱异常沉重，不知里面放了什么，又掀了掀箱盖，是锁着的。祖父的习惯他很清楚，曾老生前是公安部资深开锁专家，多年来为保持状态，曾家老宅除大门外，没有一把锁具是有钥匙的，这只木箱恐怕也不例外。

萧伟皱了皱眉，看来要弄开这只箱子，得花点儿力气！琢磨了片刻，他站起身来。祖父既然去世，他老人家的所有物品萧伟自然毫不客气全部据为己有。大模大样来到书房，他将祖父平日绝不让他动的开锁工具箱取回。从箱内工具中检了两件称手的，比划了一番，将工具插入木箱锁孔中。

萧伟的开锁功夫并非曾老所传。曾老生前是公安部开锁专家，功力自然非同凡响。只是老人一直认为萧伟的性子浮躁跳脱，又颇有些不务正业，所以这门手艺并未传授给他。

不过他出身世家，这么多年耳濡目染下来，再加上绝顶聪明，虽说还暂时难登大雅，一般溜个门儿撬个锁什么的，早已不在话下。萧伟倒不干什么坏事，这些邪门歪道的本领，偶尔显摆一下，只是闲来泡妞的手段而已。

工具捅进锁孔那一霎，萧伟立刻感觉到，这绝不是一只普通的暗锁。赵颖曾经讲过，普通暗锁最多只有五“柱”，而眼前这只，少说是把九“柱”暗锁，没有钥匙想开的话，恐怕有些困难！

不用钥匙开锁的功夫，又称“锁技”或“锁术”，是一门极艰深的学问。赵颖可以说是曾老的关门弟子，所以曾给萧伟讲过一些“锁技”入门的道理：

开锁理论说起并不深奥，最基本两项技巧是对丝和旋转。绝大部分锁具结构上均大同小异，真正复杂精巧的并不多见。锁芯内部的锁柱是开锁关键，开锁时要先对锁芯加以旋转力量，再用工具依次推动每一锁柱，分别找到结合点，在所有锁柱脱离分合那一瞬加大旋转力量，锁就会打开。

道理虽说简单，但难点就在一般锁具少则七八根锁柱，多则十几根乃至几十根，另外还有两三个锁芯套在一起的，开时好比要用两手同时抓住满地乱窜的数只小鸡，功夫不到自会手忙脚乱。因而真正开锁功夫，除了教授如何开锁，更有一些练习法门，让你在开锁时能够从容应对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人力有时而穷，这种分心数用、左右配合的功夫，极要天赋，并不是任何人都练得了的。

学习“锁技”需要先修习一些基本功，就如“荣行”入门，需要练习“沸水取物”（就是俗称的开水加肥皂）一样，然后从两根锁柱开始，熟练之后，再练习配套功夫，加到三根锁柱。“锁技”，类似当今围棋的段位，是从两“柱”开始，最高可达二十四“柱”，练到二十四“柱”，一般能见到的锁已没有什么打不开的了。

萧伟的开锁功夫是偷学而来，自然并不到家。吹牛的说最多五六“柱”功力而已，木箱上这把九“柱”暗锁他只鼓捣了一阵儿，已是额头见汗。

又折腾了一个多小时，毫无进展。萧伟放下了手里的工具。高阳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萧伟摇了摇头。让萧伟感到最困难的倒不是锁柱的多少。锁柱再多，他自有偷机取巧的法门。木箱上这把暗锁内部结构极为奇怪，而锁柱的排列也很不规则，工具捅进去以后顾此失彼，根本使不上劲儿。看来，这不是一把普通的暗锁。

伸手敲了敲木箱面板，说不准，要把箱子砸开了！手指落到箱板上，萧伟心头一动，怎么听声音像紫檀木的。趴下身仔细看了看，越看越像。萧伟婚前在道上混过很长时间，因而对古董略知一二。这箱子要真是檀木的，少说也值几万块钱。

檀木是红木的一种，又称“沉木”，木质细腻、密度极大，相传放到水中都不会浮起来。檀木作为一种极为珍贵的木材，现在已颇为稀少，即使在古代，檀木也有“寸木寸金”的说法。

萧伟仔细观察了一番，不敢十分确认，不过从木箱的做工和质地看，这东西至少算件古董，砸了肯定是得不偿失的。思前想后，犹豫不定。高阳道：“要不要找赵颖帮忙？”萧伟一愣，随即摇头。离婚的事情自己把赵颖得罪的不善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找赵颖帮忙。

两人分析了一阵，现在看来，祖父临终提到的那只“盒子”八成就藏在这只木箱中。想到谜底便在眼前就是无法打开，萧伟急得抓耳挠腮、心痒难耐。高阳让萧伟仔细回忆一下，以曾老的性格，这么大的事情去世前不可能没有安排，最不济也会有一些线索。换句话说，木箱应该有开启的方法，说不定老人会留了钥匙给他。高阳分析的有理，萧伟开始在高阳的提醒下搜肠刮肚，认真回忆祖父去世前后的场景。

曾老的离世，不能不说与萧伟和赵颖离婚的事情有直接关系。赵颖是老人的高徒，二人的婚事也是老人一手安排的。因而萧伟离婚这事儿把老人气得不善。

离婚以后，萧伟从赵颖那儿搬出，一直四处打游击，基本没敢回老宅。老人病当天，曾用书房专线给萧伟打过三个电话，不过萧伟当时正在赌钱，手机关机，是三天后看移动秘的。他事后与保姆小翠确认过，这三个电话不是小翠打的，她也不会用祖父书房那条公安部的专线。现在看来，祖父当时是有事情找他，很可能是感觉自己不行了，要把“盒子”的事情交代给他。想到这儿，萧伟感觉到祖父当时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安排这件事情。

他开始仔细回忆小翠复述的祖父病前后的场景。曾老病前，小翠是唯一在场的人。萧伟一点一点地回忆，猛然间，他想到了一个细节！萧伟蹿起身来，冲高阳喊道：“我想到了，是那个存钱罐儿，一定是那个存钱罐儿！”高阳问道：“什么存钱罐儿？”萧伟不容分说，拉着高阳飞奔下楼。在两人已经整理好的物品中一通乱翻，萧伟从一个包裹里摸出了一件东西。

这是一个手工制作的陶制存钱罐，样子极为普通。萧伟还记得，这应该是自己小学第一次手工课给祖父做的生日礼物。老人当时颇为珍爱，所以一直珍藏至今。

三天前整理祖父书房时，两人在书桌下面的墙角现这个存钱罐，其时大家都未在意。萧伟刚刚想到的那个细节，很可能就与这个存钱罐儿有关。那是曾老去世后，小翠向他讲述老人犯病时，如何如何找不到自己，情急下只能给赵颖打电话，当时把她吓死了云云，言语之中颇多埋怨。他记得小翠话里讲了这样一件事：祖父病时，书房书架被带倒了，书撒了一地。曾老当时趴在地上，人已昏倒，而手伸到书桌底下，似乎在够什么东西。

难道祖父当时趴在地上就是为了够这个存钱罐么？萧伟伸手晃了晃，里面显然有东西，哗啦哗啦乱响。顺着投币孔往里看了看，黑乎乎一团，什么也看不清。犹豫了片刻，他使劲儿将存钱罐摔在地上，罐子摔碎，东西散落一地。在一堆二分五分钢蹦儿中，现有一件形状颇为奇特的东西。萧伟一声欢呼，将那件东西捡起。

这是一把上好紫铜打制的钥匙，做工精美，看起来年头不短了。似乎多少年人们不停地把玩，钥匙表面被抚摸出一种奇特的圆润光芒。让萧伟感觉奇怪的，这似乎不是一把普通的钥匙。整件钥匙的形状，很像将两把普通的钥匙接到了一起，两边都是长长地齿痕。

萧伟用手掂了掂，钥匙很沉。沉吟了片刻，对高阳道：“我琢磨着，这把‘双头钥匙’一头肯定是开这个箱子的，而另外一头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就是开那只‘盒子’的！”高阳点头。

当下两人回到二层卧室。萧伟蹲到木箱旁比划了一番，选了“双头钥匙”一头往锁孔里捅了捅，进不去。又换上另外一头，还是不行。皱了皱眉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他让高阳取过一旁台灯，灯光照亮下，萧伟趴下身仔细观察锁孔形状与双头钥匙的两头。看了片刻，萧伟恍然大悟。

原来木箱上这把紫铜暗锁，并非一只普通暗锁，而是一只设计精巧的“迷宫锁”。中国制锁行业，能人辈出，成百上千的能工巧匠曾经设计出无数匠心独运的锁具。相传“迷宫锁”出自唐朝一位制锁大师，其名已不可考，除迷宫锁外，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两件玩具“四喜人”与“九连环”，据说也是出自此人之手。

迷宫锁之所以冠名“迷宫”，顾名思义，锁孔形状与钥匙的匹配，是一个迷宫装置。换句话说，即便把钥匙给你，如果不懂其中奥妙，也不可能顺利将钥匙捅进锁孔中，更别提开锁了。

萧伟面前这把紫铜暗锁，锁孔形状看来极为普通，但实际与钥匙的匹配是一个迷宫装置，类似我们玩过的九连环游戏，必须找到其中关键才行。这难道不倒萧伟，玩儿的东西他绝对是行家！两人商量了一番，十分钟以后，钥匙顺利捅到锁孔中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木箱上的铜锁打开了！

箱盖掀开，最上面铺了一层油纸。三把两把将油纸撕开，箱内，是码放得整整齐齐一箱日记。两人迅将所有日记搬出，直到箱子腾空，并没有期待中的值钱物品，更没有那只传说中的“盒子”！

高阳俯身拿起一本日记，他注意到，手中这本的封面右下角写着一个阿拉伯数字编号：5，翻开扉页，上面有一行小字：

萧剑南，民国十七年至民国十八年。

两人都是一愣，同时想到，这个萧剑南是谁？看了看笔迹，应该是曾老的。两人赶忙又拿起几本，不错，都是萧剑南，而笔迹也似乎都是曾老的。萧伟记得很清楚，祖父写“萧”字，喜欢将最上面的草字头写成两个“十”。

两人面面相觑，愣了半刻，高阳蹲下身又拿起几本日记翻看，翻了一阵儿，叫道：“萧伟，你看这本儿！”萧伟凑过身去，只见这本日记上写着：

曾弓北，一九五一年三月至一九五二年一月。

萧伟眉头紧锁，喃喃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难道我爷爷改过名儿？”高阳没有回答，将前后几本日记的字迹对比了一番，对萧伟道：“不错，看来这个萧剑南，应该是曾老以前的名字，你看，除了笔迹相同外，‘曾弓北’和‘萧剑南’这两个名字，好像也是有联系的！”萧伟道：“问什么联系？”

高阳道：“两个名字之间用的是‘对仗’。”萧伟一愣，道：“‘对仗’是什么玩意儿？”高阳笑道：“‘对仗’就是俗称的对对子，我小时候读过一本《声律启蒙》，专门讲对仗的，古人作诗写对联，对仗是很严格的，比如说……”

萧伟笑了，道：“哥们儿，你可真会掉书包。早说对对子不就结了，对仗，还肚胀呢！对对子我懂，不就是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地对长空么……”高阳纠正道：“是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。来鸿对去燕，宿鸟对鸣虫……”

高阳一口气将《声律启蒙》的“一东”（注1.）背完，萧伟听傻了。高阳的确有学问，不过书呆子气十足，一谈到学问就搂不住。萧伟赶紧打岔，连拉带拽，道：“行了行了哥们儿，我知道你有学问，赶快说正题！”

高阳指了指手里日记，分析道：“曾老这两个名字，‘曾弓北’与‘萧剑南’，这个‘曾’，取的是增加增那个音，对‘萧’，是削减的削，用的是同音相对，下面是弓对剑，南对北，都很工整！”萧伟哑了哑嘴，道：“你和我们家老爷子都够有学问的，难怪他喜欢你。对了，我爷爷为什么要改名字？原来这个‘萧剑南’的名儿不也挺好么？”

高阳沉吟了片刻：“我猜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？你看，连你爸都姓曾！不过到你这一辈儿，事情过去了，所以你就姓回了萧！”萧伟点头道：“有道理有道理，我还一直以为我随我妈的姓，好几次想改回姓曾，我爷爷就是不让，闹得差点翻脸！”

高阳道：“随你妈的姓也没什么不好，再说了，现在不都一样了么！”萧伟听了高阳这话，神色一变，狠狠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一样个屁，我妈是什么人？想起姓她的姓我就恶心！”高阳看到萧伟怒，摇头叹了口气，继续低头翻看曾老的日记。

翻了一会儿，萧伟突然道：“对了高阳，你说我爷爷改名这事儿，会不会跟那个盒子的事儿有关？”高阳一愣，问道：“怎么讲？”萧伟道：“你想，一件是我爷爷临死前还念念不忘的事情，另外一件是能让他连名字都改了的事儿，这两件肯定都是大事儿，人一辈子能遇见几件大事儿啊？我琢磨着会不会有那么点关系？”高阳点头道：“你分析的有一定道理，不过最多也只是个猜测，在科学上讲，尽可能大胆猜测，最重要的，还要小心求证！”

萧伟笑了，道：“你可真够罗嗦的，整个一‘唐僧’。对了，怎么求证？”高阳道：“曾老的日记里应该有答案！”萧伟点了点头。

几分钟以后，两人已将所有的日记搬出来。看来，这是曾老一生的日记，每本的封面上都编了号码，一共一百零八本。两人抽出第一本，打开扉页，上面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写着：

民国十三年七月初六，获奉天警备队录取通知，兴奋莫名，余幼时之梦想遂得实现。自即日起将竭尽所能，兴利于民，尽警察之本分。购日记簿若干，以志未来所学所为。

萧剑南于民国十三年七月初六

萧伟掐着手指头算了算，祖父一九零六年生人，那一年应该是十八岁。日记往下的内容，基本是祖父在警备厅的刑侦工作记录，偶尔也记述一些生活琐事，比如郊游感想以及时政评论等，不过这些部分是用纯文言写成，骈四骊六，看得萧伟直挠腮帮子。萧伟记得，祖父当年曾念过私塾。

高阳倒是读的津津有味，日记中大量的离奇案件侦破记录，令人拍案叫绝。在萧伟不停催促下，两人快翻看下去。到第十四本，日记的署名变成了‘曾弓北’，而且从这里开始，每一本或多或少都有被撕去的痕迹。

直到天将破晓，萧伟已呵欠连天，高阳才将所有日记草草翻完。放下手中日记，高阳道：“看来你猜对了，这日记里面的确隐藏了一件大事，曾老改名字的事情，恐怕就与这有关！”

萧伟道：“会不会也跟那只盒子有关？”高阳摇了摇头：“这还不好说。不过，问题应该就出现在那些被撕去的部分，如果我们能找到这部分，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现！”萧伟点了点头。

高阳又道：“看来我们要想办法在老宅再好好翻翻，但愿这部分日记不是被撕掉烧了。另外，箱子里的日记你要好好研究研究，可能会现一些蛛丝马迹，我们刚才看的太草了！”

萧伟一咧嘴，道：“我研究？你饶了我吧，我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一看书就头疼，这么一大摞，我得‘研究’到猴年马月去！”萧伟琢磨了片刻，道：“这么着吧，日记你全拿走，你帮我好好看看，万一有什么现，你告诉我不就结了？”

高阳一愣，道：“我拿回去看？”萧伟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哥们儿，你学问比我大，这个忙你得帮！”高阳

道：“我不是不帮忙，只是……曾老的日记，我搬回去看，不合适吧？”

萧伟不以为然，道：“有什么不合适的，咱俩谁跟谁啊，再说了，我这两天没地方住，你也得接待接待兄弟吧？”高阳道：“这没问题，我的意思是，日记里可能有会有曾老的**，我们一起看还行……”

萧伟打断高阳，道：“什么**啊？我爷爷都不在了，再有什么**也不是**了！这忙你一定得帮我！”高阳犹豫了片刻，点了点头。萧伟咧嘴一笑，对高阳道：“你啊，跟赵颖一样，文化高，就是磨叽，我不是骂你啊！对了哥们，这事儿靠你了，找到了那只盒子，咱们了财，少不了你的好处！”高阳笑了笑，不跟萧伟计较。

天光放亮，两人在街边吃了早点，高阳打车把所有的日记先行运回。上午十点，公安部派来整理曾老遗物的人过来了。让萧伟感到意外的，居然是赵颖与另外两名警察。赵颖神色之间略显憔悴，似乎离婚的事情对她打击不小。

萧伟依旧嘻嘻哈哈。看过曾老留在公安部的遗嘱，两人简单交接了几句，萧伟仔细叮咛，万一找到那个盒子，一定要通知他。赵颖没说话，只淡淡点了点头。萧伟扛起那个装满值钱玩意儿的大包儿，再把一直供在祖父卧室供桌上曾老太太的遗物整理好，心满意足打了个车去高阳那儿。

到高阳家已是中午，高阳还没有睡，正坐在地板上研读曾老日记。萧伟也没打扰，自个儿安顿下来后，从大包中捡了两件老宅带出的玩意儿，到潘家园找了一个道儿上的兄弟去卖。

反正也没地方去，萧伟就暂时在高阳家住了下来。接下的日子，高阳除上班，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那一箱日记上，萧伟也很想掺和掺和，不过除了添乱，实在帮不上忙，只好到网吧打游戏。

直到第二个周末，日记基本看完。高阳现了两个问题：

第一，现存的日记中，的确多次提到一个神秘的“盒子”，只是日记被撕去部分太多，仅存的内容很难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不过从现存内容看，这个神秘的“盒子”最开始出现在第1第108本日记，可以说贯穿了曾老一生。

第二，整整108本日记中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巧合，那就是日记第一次出现这个神秘的“盒子”，是第14本日记；日记开始出现被撕毁部分，也是第14本日记；而日记中署名由‘萧剑南’变为‘曾弓北’的那一本儿，还是第14本日记！

这本看来颇不寻常的编号为14的日记，是从民国24年元月开始记录的，内容结束在民国25年3月；而之前编号13的日记，内容结束在民国20年6月。也就是说，两本日记之间，差了三年半的内容。

这显然有问题，曾老的性格高阳也是了解的：老人做事极为严谨，在以后的日记中，甚至连六十年代蹲牛棚的部分事后都补齐了，可独独民国20年6月至民国24年元月（也就是1931年6月至1935年1月）这三年半的时间是空白，完全的空白。

高阳马上想到：在曾老这整整一生的日记中，这完全空白的三年半里，究竟生了什么事情？那只曾老临终用手指在病床上反反复复书写的神秘“盒子”，是否与这神秘的三年半空白有关？

高阳与萧伟反复讨论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不过两人都已经感到，这件事情恐怕远比原来想的复杂。整件事情很可能与曾老早年传奇的经历有关，试想1931年到1934年那个时代，正是‘九·一八’事变后东北最乱的时候。如此看来，曾老在日记中隐藏的这件事情，也就是很可能与那个“盒子”直接关系的事情，恐怕是小不了！

胡思乱想了数日，并未取得什么进展。第二个周一赵颖来电话，通知萧伟曾老留下的所有遗物已清点整理完毕运走。萧伟问她有没有现那个盒子，赵颖说没有。萧伟十分失望，又与高阳商量了几日，也没再想出什么其它办法。

老宅既已腾空，萧伟考虑住不了那么大的房子，琢磨着把房子租出去。老宅的位置不错，在东四牌楼。

几天之后租户找到了，是高阳一个朋友，开影楼的。价码谈的很理想，不过对方有条件，希望把老宅重新装修，改成一个摄影棚，萧伟没意见。

半年的房租马上付了，萧伟拿着这笔钱在小西天另租了一套一居室，搬家那天，潘家园的朋友来电话，让他第二天去拿钱。萧伟从老宅顺出的两件东西卖了，价钱远比想象的为多，他了笔不小的财。

萧伟兴高采烈，搬家后请高阳搓饭。酒过三巡，两人再次聊起“盒子”的事情。分析了一通，高阳告诉萧伟，现在看来事情似乎有些复杂，不过这些天他仔细考虑过，整件事情的最关键点应该还是那只神秘的“盒子”。只要找到这只“盒子”，所有的问题就应该迎刃而解，包括曾老那部分神秘失踪的日记。

萧伟问高阳有什么办法，高阳告诉他，那只“盒子”，最大的可能还是在老宅里，只是当时时间太紧，两人搜索得也不够细致。不过现在正好有一个机会，老宅要装修成影楼，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再好好寻找一下。

除此以外，如果能先找到那些被撕去的日记，也会有很大的帮助，日记中可能会讲到盒子的下落。这件事情除了继续到老宅翻找以外，赵颖也可以帮忙，因为在被撕去的日记，有可能藏在曾老留下的物品中。

萧伟是个急脾气，听了高阳的话饭桌上马上给赵颖拨了个电话。赵颖很肯定地告诉他，曾老的所有遗物都已仔细分类清理好，并没有萧伟说的那些被撕去的日记。

看来，一切的线索应该还在那栋老宅里。第二天正是老宅装修的第一天，萧伟起了个大早儿，自告奋勇跑去做起监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老宅拆的面目全非，别说那只盒子，连废纸都没再多现一张。一个多月后，老宅改装为摄影棚的工作结束，一无所获，萧伟失望之极。

“盒子”的事情似乎就这么悬住了，再也没有任何进展，两人最初的新鲜劲儿慢慢冷了下来。

萧伟的生活又逐渐恢复了婚前的样子，离婚以后再没有人管，每天除了胡吃海塞，就是赌钱泡妞，周旋于各种不同的女孩儿之间，乐此不疲。

元旦过后，他迷上了一款新的网络游戏——魔兽，于是整日泡在网吧。反正祖父留下的东西看来够造两年的，也不着急挣钱。春节前这段时间高阳也忙起来，两人没再见面。

至于赵颖，自从那次电话询问被撕毁日记的下落，就再也没听到任何她的消息。就像众多离婚夫妻一样，昨日的恩爱爱，变成了如今老死不相往来。萧伟偶尔午夜梦回想起赵颖，也会产生某种想法，自己那件事情是不是做得有点过了，不过毕竟离婚后日子过的更爽，一觉醒来，仅有的一点点负疚感也随之烟消云散。

注：《声律启蒙》是清朝康熙年间车万育所编著，主要讲授诗赋声韵格律以及对仗方面的知识。高阳所背诵的“一东”，包括三诗，讲述以“ong”为韵的押韵方法，内容如下：

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。来鸿对去燕，宿鸟对鸣虫。三尺剑，六钧弓，岭北对江东。人间清暑殿，天上广寒宫。两岸晓烟杨柳绿，一园春雨杏花红。两鬓风霜，途次早行之客；一蓑烟雨，溪边晚钓之翁。

沿对革，异对同，白叟对黄童。江风对海雾，牧子对渔翁。颜巷陋，阮途穷，冀北对辽东。池中濯足水，门外打头风。梁帝讲经同泰寺，汉皇置酒未央宫。尘虑萦心，懒抚七弦绿绮，霜华满鬓羞看百炼青铜。

贫对富，塞对通，野叟对溪童。鬓皤对眉绿，齿皓对唇红。天浩浩，日融融，佩剑对弯弓。半溪流水绿，千树落花红。野渡燕穿杨柳雨，芳池鱼戏芰荷风。女子眉纤，额下现一弯新月；男儿气壮，胸中吐万丈长虹。天眼 第一卷 天眼 第一章 指书遗言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天眼》景旭枫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458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